

用全身心看书

□文博工作者 谢安平

儿时的我是个可以一头扎进书里一整天都不出来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注意力却变得不如以前，常常在读书时走神。一开始我会因此苛责自己，后来我发现看书时走神有其妙处，便不再控制。于是看书变成了一项调动全身感官的事情，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跑出了书页。

比如在天气好的时候看书。找一块儿被太阳晒热的地板，把脚踩上去，椅子躲在阴影里，最好是有靠背的扶手椅，坐下来，背靠在结实的椅背上，脖子微微前伸——如果把书摆在胸前，或者后仰——如果把书举过头顶。要是书页里的文字开始变得模糊，那么就把书平放在腿上看吧。让阳光把书也一起晒晒吧，晒到蒸发，晒到它顺着鼻孔、耳朵眼儿钻进读书人的脑袋里，这样读书人就永远也忘不掉书里的内容了，它们冷却后永远留在了大脑皮层上。以后每当读书人晴天时在椅子上坐下来，都会想起这天晒烫的脚板和书里的故事。

比如在厨房里看书。炉子上煮着东西的时候，锅盖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火苗呼呼地响，肚子有时也会咕咕叫。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都热衷于撰写与食物有关的文章，关于人类作为杂食者对食物的选择，关于不同气候条件下对食物的加工，关于不同文化背景下餐桌的意义等等。但炉火前的读书人只关心这一餐的去向，他手里拿着一本二手食谱，上面密密麻麻排着不同字迹的笔记。锅盖从“咕嘟咕嘟”变成了“嘎达嘎达”，是做决定的时刻了。读书人低头看了一眼食谱，从调料架上拿起一瓶瓶罐罐，掀开锅盖，蒸汽瞬间包裹了视线，汤锅里香气扑鼻。他按照书中指示把调料一勺勺加入锅中，拿起汤勺尝了尝，嗯，下次得少放黄灯笼椒，他咳嗽了两声，在食谱上把这句话写了下来。

读书的无限边界

□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标准化研究所 刘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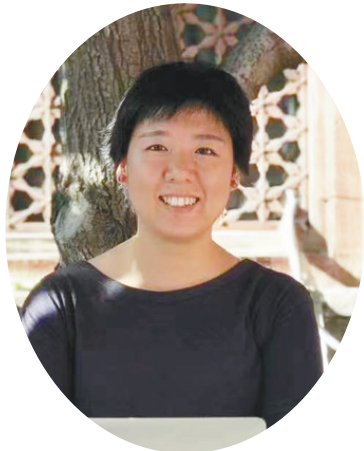
阅读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拿起一本书，埋头阅读10分钟之后宣布自己已经在这个领域有了属于自己的心得，之后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用这攫取来的观点，把自己的灵魂世界装点得不那么空虚，这绝对不是阅读的意义。阅读是一次次向自己内心进行的探索，是一项在自己的精神世界构建神秘殿堂的伟大工程，这一工程或许慢，或许快，但最终还是能够让人获得内心的平静。

我的爱好和我的工作指引我进行了大量的阅读，但说起来，这一页页、一本本书中的知识对我而言倒不是最重要的，反倒是与这些知识和平相处，构建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探寻阅读的边界，对我而言是一场意义更深层的修行。

关于阅读，最难忘的记忆留在了10年前的那个夏天。

在确定被保送、能够继续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的那个暑假，我开启了自己的计划。那一整个暑假我都没有回老家，也没有去实习，而是去学校图书馆里自己这个理工男从没去过的社科分区，一口气搬回了30本书，这是我骑车时维持一手扶车把一手扶后座这个动作能携带的最大载重。回到整层都没有人的宿舍，关起门，拉起窗帘确认自己与世隔绝后，就一头扎进那些武侠、奇幻、历史的世界里去，上一本刚读完《明朝那些事儿》，看着纷纷扰扰的大明王朝，直到煤山上崇祯皇帝在风中给飘摇的帝国画上最后的叹号，感慨之余又好奇，明末小冰期与土地兼并双重夹击导致出现的大规模流民，与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社会运行机制有什么联系，不禁翻开《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研究》……多年后，在读张大春先生的作品时才找到了知己，这种仿佛在玩成语接龙一样的阅读方式被张先生命名为“接驳式阅读”，从一本书的余韵跳跃到下一本书的新奇体验，就像一场永没有终点的超级英雄电影，我就是那个穿梭于一个个不同平行宇宙之间的旁观者。

打断我阅读的，一般是湿透全身的汗水以及连自己都忍受不了的湿热味道。我干脆把凉席铺到冰凉的瓷砖地上席地而坐，但时间一长凉席仍避免不了会被全部打湿，这



比如在户外看书。在屋子里看书固然惬意，但无论如何都比不上在户外看书。草坪、树下、海滩、田埂或是山洞，只要是人能去的地方都适合带一本书去，尤其是难啃的哲学著作。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书，带到现实世界中总能找到与之对应的事物，甚至用不着作者举例于，书里的内容就会飞到现实里，指给读书人看。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情况呀，不难理解吧。一人一书陷入沉默，几秒钟后读书人决定用它当枕头。

比如在睡前的扶手椅里看书。只有台灯亮着，此刻如果有人进屋，只能看到一个盖着毛毯的膝盖上摊着一本翻了一半的书，上面搭着一双套在格子纹睡衣里的手，沙发扶手上枕着两个胳膊肘。10分钟过去了，读书人仍然停在这一页。平稳的呼吸声，椅子上的人向前倒了一下，然后迅速地反弹回来在椅子上坐直。嗯？黑暗中传来读书人嘟囔的声音，两只手把书从膝盖上拿起来，试着找到阅读中断的位置，又把书放回原位。一分钟后，右手把书向后翻了一页，又搭回扶手椅上。下一次醒来时，读书人脚下的地板已经被阳光晒得热乎起来了。



时候干脆带着一身汗跑去吃上一顿小火锅，汗出得通透到了极致也有几分痛快。

这样昏天黑地地看书，让我体会到快乐与惬意。刚参加工作那一两年，无论是专业的课程知识还是娱乐的社会新闻，铺天盖地的信息总是涌入大脑之中，越是想要去触摸知识边界，寻求那个曾经给我安全的“有限”，却越是发现这个世界关于知识的真理其实是“无限”。

我忽然想通一件事情，我似乎永远不可能再像小时候一样只把自己的世界限制在几本书、几道题构筑的“安全的”内心世界里了，新奇而复杂的阅读必将伴随终生，而我能做的只是在这滚滚而逝的时间洪流中，先找到一个立足的落脚点，然后不断地去获取一个又一个有限的、安全的小空间，通过继续的阅读去拓展这些空间。我也不记得这样的想法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自己的脑海中的，但有了这个想法的时候，就如同潜水跃出水面后呼吸到第一口空气一样，清明，舒爽。阅读的快乐又重新回到了我的身上。

我之后从事文物相关工作，常常需要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和档案资料，要阅读大量的学术论文，很多时候每一篇都是全新的方向和未知的领域，这一过程中要么如独行夜路，要么如沙里拣金，但是在面对这些在外人看起来比较艰难的任务的时候，现在的我已经不会再被对知识盲目的贪婪所裹挟，会更加单纯地享受每一次阅读的乐趣。

人间四月好读书

□广西桂林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罗天

4月，是最美的季节，草长莺飞，烟花烂漫，杨柳轻风吹面不寒。林徽因说过，“你是人间四月天”。4月里，还有一个美好的日子——“4·23”世界读书日。“4·23”其实是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和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以此作为读书日更是寄托了人们对阅读的无限向往和对写作的无比推崇。我们国家的全民阅读正是根据世界读书日演变而来。

一直以来，我都把阅读当成是一种能让自己感觉到身心愉悦的生活方式。我出生于书香门第，家中藏书可谓汗牛充栋、积案盈箱。母亲从小就教育我“腹有诗书气自华”，是以3岁识字，6岁之后就开始抱着大部头阅读了。除大量阅读经典名著，父母还鼓励我博览群书，博闻强识，是以从小阅读面就很广。记忆中最为深刻的是，当家中藏书阅尽之后，百无聊赖之时竟连那本《中国八大菜系》也翻了出来，看得津津有味。幼年时期的记忆力惊人，时至今日，我还记得那本书的封面，也记得各大菜系的代表菜式及其做法。长大以后，阅读范围更广了。除了令人怦然心动的文史哲经典名著，许多古典文献也是我的阅读重点之一。《山家清供》《云林堂饮食制度集》《随园食单》《闲情偶寄》等描述饮食文化、民俗风情的书籍也是我的心头好。

多读书且精读文史哲，由此而带来的



文化滋养和精神力量能够很好地涵养品性且涤荡人心。在我看来，阅读方式有很多种，不光是看书，还延伸出许多分支。其中最重要的方式还是旅行。读万卷书的同时还得行万里路，只有知行合一，才能在阅读的道路上一路梯风沐雨，一路春华秋实。比如，读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我就计划着要把坡翁的风雨历程都走一遍，去眉山谒三苏祠、去杭州观苏堤、去惠州谒六如亭等。读了岱峻的《发现李庄》，我就想去看看那个因抗战时期史语所、同济迁川而一跃成为中国文化版图上熠熠生辉的文化符号的万里长江第一镇李庄。以日历年，我行四方。

考古人的阅读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黎海超

博士毕业时，我的导师特地写了一幅字送我：“读书有福”。我视作珍宝，挂在家里一进门就能看到的地方，日日提醒我。我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无论是做学术研究还是做人，都可以从书中汲取知识与福气。我是专做考古研究的，平时所读的书自然以学术类的为主，有时也会读一些哲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经典，不一定有功利的用途，却可以提升做人的领悟。

我喜欢阅读，因为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飞驰的列车上，在田野考古的探方边，打开一本书，就进入了一片平行时空。那时空里有苏格拉底、有钱锺书、有王国维……他们携手为我建造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隐秘空间，乐享其中。我一直觉得读书这件事，读的是什么固然重要，读书的场景和心情也能给人不同的领悟。记得刚刚到四川大学工作，每天奔波在考古工地，科研压力也很大，经常不知道自己努力的目的。那天下了工，其他人都三三两两地散去，我坐在遗址旁的水渠边，看着暖暖的夕阳一点点落下，累得挪不动脚步，索性不走了。不一会儿，星星裹挟



着银河铺满整片天空。忽然觉得这星光洒落在地上真是可惜，拿出包里的《西方哲学史讲演录》借着星光翻了起来。读到里面的哲学先贤为了探索宇宙和人生的奥秘，穷尽一生去探索不可知的哲理，忽然间豁然开朗起来。我似乎忘了自己做考古的初衷，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当

阅内容 读内涵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鲁海子

我所理解的广义“阅读”，包括了所有获取信息的活动。

身处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良莠不齐、真假难辨的信息，通过各种媒介扑面而来，让人目不暇接。人们手握手机、浏览小说文苑，拿着手机，刷短视频、微博、朋友圈，本质上都是在获取信息，或者说吸纳信息——“信息茧房”并不是耸人听闻，大数据技术对信息的桎梏是显而易见的。如何阅读，如何有效地获取信息，如何从阅读或获取信息过程中有所收获，是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

读慢点，边读边想

大学本科期间，我就读新闻专业。对从业者而言，每每采写新闻稿前，往往需要编织一个细致的信息网络，构建一面宏大的信息背景。真切充沛的报道，并不是仅靠伏案就可以完成的，更重要的是实地调查，多看，多想。一些深度报道可能需要花费数月的时间。新闻写作如此，阅读也应如此——读慢点，边读边想。遗憾的是，当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一些人很少再有整块的时间，“碎片化阅读”成为习惯。诚然，“快餐”可以果腹，但总吃快餐并不利于健康。每天花一些时间，阅读一些深度报道，是我消遣的良方。读深度报道不仅能够提升理解能力、开阔视野，更能引发思考和共鸣，提高文化和情感素质。

从兴趣出发，触类旁通

跨行投身文博行业10年来，每天与



文物打交道，保护文物的同时，尝试借物映史，并不是容易的事。文物保护专业属于典型的综合性多学科专业，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化学、材料学、物理学等诸多领域。生僻的化学原理、高精尖的材料科学、复杂的受力影响评估体系，于文科出身的我来说，与天书无异。但业务所需，务必构建起专业知识体系。我的解决办法是从最有兴趣的陶瓷器着手，通过阅读陶瓷图录和鉴赏文章，理解和感受文物的艺术魅力和史学意义，进而学习陶业考古的发掘报告，厘清考古发掘报告的体例和架构，再研读陶瓷科技分析文章，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如何助力考古研究，丰富考古研究方法。触类旁通后，青铜、金银、玉石等类别也都逐一攻克。实用性的阅读能够帮助我们快速获取专业知识，但仅仅是快速阅读汲取知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在阅读过程中多思考。当今考古

这，才是深层次的阅读。这，才是高质量的阅读。

作为土生土长的桂林人，我自幼热爱乡土文化，长大以后更是热衷于乡土文化的传承和研究。桂林不仅是山水甲天下的风景名城，更是一个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我特别希望每一个桂林人都能了解自己城市厚重的文化，尤其注重对青少年进行宣讲，有时还带动中小学生在从事地方历史文化探究。经常会通过各种宣讲，向读者推荐本地优秀文化书籍。桂林有唐宋以来的摩崖石刻2000多件，“游山如读史”。仅市区现存的抗战摩崖石刻就有30余件，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交通等多个方面。广西民革区委和桂林市委高度重视“桂林抗战摩崖石刻挖掘、利用与保护”课题，我在参与此课题研究的同时，还组织中小学生学习阅读相关书籍，并把他们带到户外参观抗战摩崖石刻，宣传抗战文化、弘扬抗战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通过系列活动，青少年们充分意识到阅读既要有整条历史长河的时间观念，也要有国内国际的空间视野。阅读不拘于课本，也不拘于书房，甚至不拘于任何小天地。可以置身大自然中，徜徉天地间，寄情山水间。只要用心感受，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是在阅读。而我，也在这个宣讲的过程中，从一个单纯的阅读者，变成一个全民阅读身体力行的推动者。

把问题简化，烦恼也消失了。

因为发掘和研究的需要，我读得最多的书是《三星堆祭祀坑》。这是一部考古报告，如同简化版本的考古发掘现场。真正的发掘现场则是一本魔法之书，不同的人看到的内容也不一样。我是三星堆5、6、7号3座祭祀坑的坑长，也就是发掘负责人。所负责的3座坑里，5号坑最令我兴奋和头疼。这个最小的祭祀坑被称为“黄金坑”，坑内满布的金器、象牙器等器物碎片，似有规律，又说不清、道不明，恰如一本“无字天书”。这本书，我时时看，天天读。经常一个人坐在坑边对着满坑的谜团神游。

学生疑惑地问：“黎老师，这份报告您翻了这么多遍，都能背下来了，还看它干吗呢？”我跟学生说，当人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的时候，其实什么都不知道。看完一本书可能要一个月，读懂一本书也许要一年，但理解一个考古遗址却耗尽一生也只能触及皮毛。做考古就像阅读一样，保持着孩童般的好奇，去探索未知，就足够了。

学迅速发展，融入了很多自然科学技术和理论，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宏观层面的常识和逻辑。有了常识和逻辑，才能在山重水复无路时，避免钻牛角尖，指引我们朝着柳暗花明前进。

精读，再运用

要说近期在读的重要读物，当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夏鼐先生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博士学位论文，这本《埃及古珠考》是埃及学和考古学的扛鼎之作。夏鼐先生通过对伦敦大学学院藏大量古埃及串珠的考古学观察，开展了详细的梳理和分析，讨论珠饰的材质、类型、用法、珠子编排方式和珠子的图像表达，尤其对珠子的制作工艺做了详尽的研究，区分了技术特征和技术过程，并指出文物制作工艺对于断代的重要意义，强调了串珠由于其体型小巧，便于远距离携带，可以揭示距离遥远的两种考古学文化之间的联系。珠子虽小，却可以反映丰富的考古学和历史价值。

文物器形的多样，纹饰的丰富，铭文的隽永，制作工艺的痕迹，无不体现文物丰富的信息和内涵。阅读文物，就是从考古学、历史学理论和观点着眼，寻找问题，在文物本体上，抽丝剥茧，求索答案。近些年置身三星堆，开展考古发掘出土玉器的保护与工艺研究，希望未来能在实施保护措施的同时，对数量庞大的玉器能够开展系统梳理和类比分析，向夏鼐先生学习，从小处着眼，精读细读，有效阐释神秘的三星堆文物所具有的文化内涵。